

家庭相册



笨拙的母爱

□卢海娟 文/图

五岁的时候，巧手的大姑给我和弟弟每人做了一双鞋子，鞋子是孔雀蓝的，鞋尖上用黄线绣了牙齿和嘴巴，嘴巴边上各有三根胡须；鞋脸上用黑绒布加上黄线刺绣缝了只大眼；鼻子和眼眉也是绣的，两个眼眉之间绣了个“王”字；最可爱的是靠近脚背的地方缝了两只毛茸茸的小耳朵，大姑说这是虎头鞋，妈可不这样叫，她说这是猫耳朵鞋。

我穿上这双鞋子，走路都不抬头，美得不得了。可惜大姑家孩子多，不能一直给我们做鞋，我妈就行动起来，她把破得不能再穿的旧衣裳拆了，把大大小小的布条拼接起来铺在炕桌上打格，格打了三五张，妈和邻居大娘要了鞋样子，开始给我和弟弟纳鞋底做鞋子。

妈可能有密集恐惧症，纳第一圈时针脚还有规律，两圈下来她就糊涂了。针脚也大了，走向也乱了，妈也开始闹心了，总算将就着把鞋底纳好，妈翻箱倒柜找了几块布角，准备拼接成做鞋的布料。妈不会刺绣，不会做猫耳朵鞋，她给我做花棉鞋：鞋面是花布的，后帮是黑布的。

原本比量好了，鞋面和鞋底大小正好，不会余出一块，可是妈纳到最后，鞋面和鞋底总会差出一截来，只好一针一针拆了重来一遍，可是再做一次还是一样，妈终于失去了耐心，对付着弄完。因此，妈做的鞋子，穿在脚上总是歪歪扭扭的，不好看。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十岁的时候睡觉连个小裤衩都没得穿，要和弟弟一样光溜溜钻进被窝，在我，这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啊！心里极度压抑和委屈，却还要做出不在意的样子——因为，我妈说，家里穷，只能对付着。

有一晚我爹说，孩子大了，不能总这么光着。她开始琢磨着给我做裤衩。

我爹一件绿的跨栏背心，肩膀那两个条已经烂掉了，只剩下一点点布，妈把它铺在炕上，拿剪刀铰去破烂的肩带，把剩下的布对折，铰掉小小一块三角形，然后纫了黑线，大针小线地缝好，又拆了一根旧松紧带穿在

布洞里，扔给我，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小裤衩。妈把两个裤腿铰大了，裤衩像裙子一样肥大，又短，裆又窄，加上缝得粗糙，穿上真是难看又不舒服，但我仍然喜欢，毕竟，我有了一块遮羞布。

不会描龙绣凤也就罢了，干不好地里的庄稼活也就罢了，妈连饭菜也做不好。当年小碴粥是主食，妈做的粥不是稀了就是干了，还常常糊锅，妈贴的苞米饼子，不是因为碱放少了硬邦邦的，就是碱没搅匀布满了棕红色的点点，妈烙的黏火烧，大小不一，有的糊，有的一大圈生面白边……人家想家，想妈妈做的饭，想妈妈裁的衣，我十几岁就离开家，一点都不想家：外面吃的好，穿的也还齐整，比家里好呢——我像一个半熟的果子从此离开枝头。

近年总是匆匆回到妈身边，妈老了，她总和我唠叨，说她十二岁就死了娘，当年，给她爷舅舅和小姨做棉衣时，袖子和衣襟缝在一处，怎么也做不成衣裳的模样，一边拆，一边哭，一边恨自己的无能。妈说，眼泪那时候就流尽了——从小姥姥多病，所有的活都是她自己估量着做的，没学过活的孩子以后干什么都不行。妈长叹说，不管怎样，总得有个妈，没妈的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的心一下就堵了，眼就热了。别人的妈妈那么幸运，一点小事都足以让儿女牢记在心，每一分母爱都能得到回报，我的妈妈却总是把事情搞砸，我们一长大就远走高飞，全不念她给我们的那份支离破碎的生活来之不易；别人的妈妈精明而有尺度，驾轻就熟给儿女也给了自己一份光鲜亮丽的生活，我的妈妈心不灵手不巧，把我们养大，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近来回到妈身边，忽然发现妈做的饭菜有无穷的回味，连弟弟也说，怎么妈做菜的味道，我们一直学不来呢？

才明白，再粗糙的母爱，胃都不会背叛，会记得。爱妈妈，不是因为地心灵手巧，不是因为地她貌美如花，爱妈妈，是爱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欢欣或是坎坷的岁月。

图片故事

织补人生

□刘兵 文/图

楼下的租户大黄四十多岁，人长得胖胖墩墩的。别看他一个“大男将”，却干着女人擅长的职业，专司织补。

大黄有一种职业的自信，无论衣物上多么难补的活，经他的巧手修理，保证做得天衣无缝，完好如初。就是凭这手技术活，他的名气越传越响，一些“土豪”开车前来，把价值上万元的裘皮大衣送来修补。“补过后，完全像新的一样”，对他赞不绝口。

做织工二十多年来，大黄华发丛生，额头上已有浅浅的皱纹，背有点驼。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眼神依旧那么明亮，手指纤瘦灵巧，手艺也非常人能比。

大黄一年的收入在十万元左右，供着在北京读表演专业女儿的高额学费。妻子给他打下手，收货、送货、烧饭，做些后期熨烫等辅助性的工作。

二十多年前，他那时还不叫大黄，带着妻女来这个大城市谋生，只租了一间低矮的平房。刚上班，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夹杂在一群农村大嫂中间，很是扎眼，也频遭奚落。

小黄却认定这是个有“钱途”的事业，当别人改做保姆或转行后，他痴心不改。由于技术不到家，每天出摊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交了房租和女儿的学费



后，所剩无几。可小黄坚持下来了，一张小凳，一扎五彩线，就是他上班的全部家什。不管刮风下雨，骄阳似火或冷风刺骨，小黄的织补摊永远在那座人行天桥下定格。

后来，小黄就变成了大黄。根据待织补衣物面积的大小，一厘米内的“豁口”收五至十元，一厘米以上的收二十元以上，因为收费合理，织补手艺越来越精湛，慕名前来的顾客越来越多。大多数时候排着长队。大黄说，羊毛衫、皮衣较为好补，而衬衣、羽绒服就难些。

青春岁月



光华染织厂的故事

□高翠秀/口述 韩晓岗/文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东郊的纺织厂很多，像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国棉三厂等等。国棉厂织布主要是供应大的百货商场，然后销售给老百姓。其实，国棉厂织出来的布，一般是白布，摆到商场柜台各种颜色的布是后来染上去的颜色。我当时就在东郊一家很有名气的染织厂工作，可以说市面上的各色布匹，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我们厂染出来的。这个厂就是北京市光华染织厂。

我今年85岁了，从1949年参加工作起，在厂里干了43年直到退休。现在记忆力大不如前，但在厂里的一些事还是记忆犹新，想起来还挺自豪的。

我在厂里看槽子、拉宽机等设备，但这两个工作干的时间不长，我干最长的工作是火碱回收，足足干了36年。火碱是做什

么用的？国棉厂织布的线是用棉花纺成线，织布时要上浆布才挺，染布前要退浆才能使染色牢固。染布前工序很多，要先烧毛，把白布上的小细毛烧掉，再用直径两米多的大铁锅煮布，至少要煮四个小时以上；此外还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才可以进入染布阶段。火碱就是染布前用的最多的材料。但火碱在使用后浓度会下降，要通过“三效”设备的蒸发，使火碱的浓度回归到原先的32度。

我当时是“三效”设备的大班长，管辖着十几个人，十多台设备。上世纪八十年代，厂里这些“三效”设备老化了，蒸发能力降低，严重影响了我们厂日产40万米的任务完成。厂领导急得团团转。

为了改变现状，厂里打报告

那天上午，我也拿了一条被烟灰烧了洞的西裤去补，亲眼见大黄花了四十多分钟为一个年轻人补了四十余元的品牌牛仔裤。细看了破处，大黄从线团里挑出近似的灰线和蓝线，熟练地用绷子把破处固定好，按布料纺织的经纬，先织下平行的纬线，再采用挑一根压两根的针法密织经线。大黄说，经线费时又费力，每针都要做回脚，将线头隐藏起来，这样才会既平整又牢固。织补完，还要反复揉搓，使新线和老线融合在一起。

如果不是他边做边讲解，顾客不知道里面还有如此多的技术含量。这条牛仔裤收了五十元，年轻人满意而去。整整一个上午，大黄一共织补了八件衣物，顾不上吃饭，赚了一百五十元的“加工费”。

我曾问大黄，为啥不租间小门面，可以避风雨。大黄憨厚地一笑，这是个小买卖，所用的工具简单，租店不划算。做熟了，顾客都会慕名而来。4至9月是淡季，月入五千左右。9月到春节前则为旺季，最好的那个月他做到一万三。不过，大部分交给姑娘了，学表演专业学费高。等她读出来，这是他和妻子最大的心愿，也是坚守这行的原动力。

是呀，这些微不足道的手艺人，不起眼的打拼者，怀揣着最朴实的理想，用他们的勤劳、汗水和智慧，装点着人们的生活，给他人带来便利。平凡的织补人生中释放着温情和圆满。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